

让时间慢下来(组诗)

□赵泽波

让时间慢下来

泡一杯茶
看茶叶起伏伏
直至稳稳沉入杯底

泡一杯茶
看热气袅袅升腾
直至不再模糊双眼

汤色渐渐变浓
心情就开始透明
当汤色一点点由浓转淡
天色也一点点由明转暗
时光就慢下来了
先是慢成一截
拉长的影子
最后慢成杯底的一滴
无嗅无味的沉默

一些事物原地不动,却在一步步走近

就这样,一棵老树
在我的记忆里静穆了几十年
而今,我分明看见它
正从一张小小的规划图里
从粗糙的树皮里
从我手指的温度里
一动不动地
一步步走近
几天后,一个数着年轮的树桩
是它走过的足迹

很多时候,一些事物
也包括一些人
就像在眼前原地不动
却已在悄无声息中蚁行或飞奔
一步步走近
直至空空如也

那就走吧!谁也无法控制
一些真实的事物,以静穆的姿势
原地不动
却让我们清楚地看见
它们的背影渐渐渐远

这些事物包括万能的时空
也包括此刻的我们——
我明明看见另一个自己
一点点地
从身体里逃离

从地铁穿越人世

自动扶梯不停转动
背影汹涌如流水
瞬间被张开的深邃吞没
沿着一个箭头指示——
人浮于世
最终都走向地下

飞驰于地下的列车
载着一张张来自地上的面孔
来来往往,进进出出
让人知道
地下也有匆忙拥挤的人间

地铁飞奔于另一个世界
窗外灯火拖着长尾
也追赶不上车厢里
任何一个人的小段儿命运——
每一辆地铁只能承载你
一小段儿旅程
而车上的每个人
也只能陪你走完其中
一小段儿人生

地上繁华,地下繁忙
乘坐地铁
恍若穿越人世
一次次把人世间悲欢
带到地下
又一次次把离合从地下
带回人间

城里的大树

跋山涉水,千辛万苦
大树们被现代化的工具连根拔起
然后,一夜之间
离开熟悉的田野、乡村和
脚下那些卑微如臣民的花草
在另一片坚硬的森林里落地
重新生根

一切都是陌生
连自己参与制造的景观
都和人一样陌生
再也没有聒噪的鸟鸣和树叶的合唱
有的只是机器马达和人世的喧嚣
大树们习惯于长久的沉默
回望遥远的乡村

没有根基
一切都那么脆弱
再结实的拐杖也难以扶正腰身
再营养的点滴也治不了水土不服
稀少的泥土承载不起高大的站立
一场平常的暴风雨后
大树们纷纷倒下
稀疏的落叶
是它们最后的眼泪

没有倒下的大树和
树下忙碌的农民工
还在不停地共同移栽
一幕幕乡村疼痛的风景

无名坟

没有名字
也没有标志
就像坟旁的花草
通通叫不出
一个确切的名字

一个小小的隆起
即将被地平线淹没
有谁知道下面
一个曾经鲜活的生命
走过了多么喧闹或者
多么寂寞的
人世

诗人简介/

赵泽波, 诗文集见于《人民日报》《作家文摘》《诗刊》《星星》《绿风》《草堂》《澳门月刊》《大西洋》(台湾)《澳华文学》(澳大利亚)等数百种报刊。获各类文学奖十余次, 出版诗文集7部。

天际线诗选

□王峰

湖水

湖水:

浸泡着一塘陈旧的日子。

水鸟,叫声单调

芦苇,孤独纤细

只有疑惑的光

沿着催眠的岸,去去又来

就像此刻的我,越老

越发沉思

直到生命的底色

从青绿沉郁到灰白。

正如这眼前的湖水。

打捞

夜航在持续,铁翼像

银灰色的羽毛在劣质

的粗宣上困难地书写。

我每压一个坡度,月亮

就转过一个院落

预知的失落,在残缺的云漠中

犹如一头跛脚的陀螺。

早就明白,是时间筑的井

把故乡打进无底的水牢

很多时候,扣门的手还没伸出

下眼眶就已号叫!

重力

天空

口袋里装满了

重力。

重力

只对积极的态度

警觉。

可以:

把火苗压进雨水

把雨水压进泥土

甚至

把泥土压进地狱。

然而:

对沉睡的山脉,无原则的

河流

疲倦的田野,嘻哈的秋风……

重力

都统统视而不见——

犹如:

一项

斑驳的额头,只允许

飘过一组颓废的

烟圈。

诗人简介

王峰, 诗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山东航空北京分公司总经理, 资深机长。出版诗集《三万英尺》《睡在溪边的鱼》, 另有《天际线》诗集待出版。

成都,唐朝音乐之都

□彭志焜

最期待的狂欢,是失去的一切复活在文学艺术中。

著名作家王蒙掷地有声的这句名言,在前蜀皇帝王建棺床的石刻浮雕“二十四伎乐”上也有回响。凝固在浮雕上的她们,有的弹琵琶,有的弹箜篌,有的吹箫,有的吹横笛,有的打羯鼓,有的敲铜钹,有的摇鞞字……无声,却胜过万种风情与任何声响。这是她们以石刻艺术复活1100年前的蜀地唐音——唐朝末年蜀国宫廷乐队的错错落落之舞。

只是王建棺床上的浮雕“二十四伎乐”千年以来一直沉睡于成都永陵地宫,没有后世文学作品洗涤,仅有王建爱妃花蕊夫人的五代十国时期系列《宫词》记录过前蜀宫廷的活人乐舞。曾被淤泥长时间埋葬的她们,直到永陵从1942—1943年考古发掘出土,后人才知早已消失的唐代和前蜀宫廷乐舞还有蜀地石刻艺术承载其姿其器原貌。

当永陵变成永陵博物馆,敞开大门迎接八方游人之后,王建地宫就不再冷清与落寞。我第一次走进成都永陵王建地宫,是1998年秋天。当时在四川师范大学结束大一课程,到四川青年报做实习记者,而踏访此地。王建陵墓上一株株柏树气势雄浑,苍翠欲滴,远远望去会有一种错觉,仿佛步入“锦官城外柏森森”的武侯祠刘备墓。走进地宫,除了王建石像,最吸引我的是棺床上的24躯或跳舞或演奏宫廷乐器的乐伎,后世学者口中经常提及的“二十四伎乐”。

我一直好奇,以石刻浮雕留下唐朝宫廷乐舞瑰宝的人,为何是晚唐将军、前蜀皇帝王建,而不是将唐朝宫廷乐舞推向极致的唐玄宗李隆基?

永陵石刻浮雕“二十四伎乐”,尽管只是一支凝固的唐朝宫廷乐队,但是清一色的她们仍有一种让人无法沉默的力量,因为她们载歌载舞的舞姿和吹弹击打的奏姿以及众多唐朝宫廷乐器形制,使得千年国人对唐朝宫廷乐舞没有对应办法的“无可奈何花落去”,陡然生成“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惊喜。

成都,凭什么成为唐朝的音乐之都? 诗圣杜甫当年在《成都府》《赠花卿》两首诗中书写的“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就是成都作为唐朝“音乐之都”的诗意收藏。杜甫于759年冬天到成都客居,那时的蜀地民间已是热闹非凡的管弦丝竹之音,不绝于耳。王建于907年在成都建立的前蜀王朝,所奏宫廷乐舞更是盛况空前,可以直追唐玄宗

引领的盛唐气象。时有前蜀诗僧贯休《寿春节进大蜀皇帝五首》“家家锦绣香醪熟,处处笙歌乳燕飞”,北宋学者张唐英《蜀摭记》“屯落闾巷之间,弦管歌诵,合筵社会,昼夜相接”,对蜀地民间音乐的繁盛进行过形象化的描绘。当然,对于蜀国宫廷乐舞最有发言权的人,是历经前蜀皇帝王建、前蜀后主王衍的花蕊夫人。“太常奏备三千曲,乐府新调十二钟”“管弦声急满龙池,宫女藏钩夜宴时”“夜夜月明花树底,傍池长有按歌声”“蜀锦地衣呈队舞,教头先出拜君王”“尽日绮罗人度曲,管弦声在半空中”“每日内庭闻教队,乐声飞到上龙墀”……这些在建建宠妃花蕊夫人的系列《宫词》作品中,有多处诗句将蜀国宫廷和蜀地民间盛行的乐舞盘活。尤其是“太常奏备三千曲”这句,更是点名前蜀宫廷的音乐官署太常寺准备的乐曲高达三千,即使是如今的情歌王子齐秦、一代歌神张学友也望尘莫及。

那时的蜀地乐舞,实际上奏响的仍旧是难得几回闻的唐音。我说“难得”,是因唐朝末年战乱频发,成都因剑门关的天险,也就是李白说的蜀道难,才能偏安一隅,让王建、王衍父子可以稍安勿躁地享受乐舞。“中和癸卯春三月,洛阳城外花如雪。东西南北路人绝,绿杨悄悄香尘灭……忽看门外起红尘,已见街中插金鼓。居人走出半仓惶,朝士归来尚疑误。是时西面官军入,拟向潼关为警急。皆言博野自相持,拟道贼军来未及。须臾父老乘奔至,下马入门拥似醉。适逢紫盖去蒙尘,已见白旗来匝地”即使在唐朝分裂为五代十国的前20多年,从晚唐诗人、前蜀宰相韦庄的长篇叙事诗《秦妇吟》中依旧可见乱象丛生。中和、广明,皆是唐僖宗李僮的年号。从唐僖宗广明元年(880年)冬到中和三年(883年)春,黄巢起义军一直霸占着首都长安城,韦庄羁留的东都洛阳城东西南北路人绝迹,皇宫贮藏的珍宝锦绣被烧成灰烬,“紫盖”代指的唐僖宗李僮落荒而逃成为又一个李氏皇帝“李跑跑”,由此可以想见持续不断的战争让宫廷乐舞这种盛世唐音已在多地断绝。不过,唐僖宗这乱世一跑,却成就了时任忠武军牙将的王建。因为王建一路贴身护驾,长安之乱一平定,唐僖宗就令卫将军王建等人统领神策军,负责宫廷守卫重责。这期间近距离接触李僮宫廷乐舞的王建,虽然只是文盲莽莽夫,但是耳濡目染了晚唐的音乐、舞蹈艺术。在各地纷纷更换国旗昭示唐亡之际,王建也在韦庄等人簇拥下

于成都称帝,收纳大量晚唐文臣武将与宫廷乐师及相关后人。在韦庄亲定的蜀国礼制中,唐朝的宫廷乐舞再也毫无顾忌地搔身一变成为蜀国宫廷乐舞。蜀地宫廷乐舞,因此成为延续唐朝宫廷乐舞相对最完整最纯正的一支。我说相对“完整”,是因为盛唐流行的不少乐器并没有收纳于永陵石刻浮雕“二十四伎乐”这支宫廷乐队。《史记·苏秦列传》曾记载:“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蹋鞠者。”也就是说从战国传承至唐朝的吹竽、鼓瑟、击筑、弹琴,至少有这四类中国古代乐器并未出现于王建地宫棺床。尤其是筑和古琴这两件古老的国产乐器,在老百姓身边可谓耳熟能详,在读书人眼里也有“以礼修身,以乐治身”的炙热追求。王建棺床丢失这两件乐器,无疑是王衍的无知,或是王朔说的无知者无畏。当然,远不止这些乐器,还有代表龟兹、天竺、康国、安国、高昌、疏勒、高丽等唐时臣服国进献唐朝宫廷《十部乐》所用的胡笳、唢呐、铜角、铜鼓、羯鼓、都昙鼓、侯提鼓,以及当今还在河南等地传承的方响、四川等地流传的尺八,都是永陵石刻浮雕没有承载的盛世唐音。

从2017年春完成杜甫踪迹史诗歌传记《秋风破》创作,到2018年冬完成诗集《二十四伎乐》、散文集《蜀地唐音》两部书稿,我几乎有长达近两年的业余时间都聚焦于永陵石刻浮雕“二十四伎乐”。

两年来的考察、取证、创作之路,历历在目,固然艰辛。然而,代表唐朝和前蜀宫廷乐队成员的她们,却一直让我内心狂欢。70多年前,传说中的唐朝宫廷乐舞消失千年之后又猛然在永陵“二十四伎乐”石刻浮雕上复活,当年的欢喜至今还在不断生育我的欢喜。如今,我用诗歌、散文述说她们从长安等地流入蜀地的唐音盛衰,考古一样挖掘她们散落各地的音乐、舞蹈、服饰等文明来源,无非是想永陵“二十四伎乐”多一个存活之地。因为穿过永陵地宫的风,还在不断风化她们的表情与手中的乐器,总有一天会让我们无法辨认而泪流满面。

最期待的狂欢,或许真如王蒙所说,先是突然失去一切,然后在梦里寻她千百度的失落处,复活又在艺术中。如同,我给永陵石刻吹贝伎写的一首同名诗《吹贝伎》:“她不是花蕊夫人。/我更不是蜀王王建。/她漫长的静止,最多修炼一个瞬间音。/我漫长的沉默,只能稳定这个瞬间音。”

今夜谈蚊

□罗洪焱

小小小说 |

猫事

□骆轶

喂养它们长大。每天,只要父母一到,两个小家伙就一下子跳到他们怀中,叫唤着、拉扯着。当针管伸过去了,它们使用前腿一下子紧紧抱住,贪婪地吸起来。父母轻轻地推,小猫们慢慢地咽……母亲说,多像娃儿们小时候啊。

白天,父母亲到田间劳作,猫们便跟去地埂上玩耍。晚上,父母亲看电视,两个小家伙便争着钻到父母亲怀中。母亲说,多像娃儿们小时候啊。

岳母见猫儿可爱,说啥也要抱一只回去! 母亲没有吭声。良久,才说,那你就抱那只公猫吧,要不是你,其他人给1000块钱,我也不会答应!

母亲更加细心地养着那只黄色的母猫。好不容易到了母猫生小猫的日子了,母亲高兴得就像自己当年得孙子一样。母猫产下了两只黄色的小猫,母亲的脸上又有了满堂儿孙般的喜悦。

妻子一个电话,让母亲几夜没能合眼,只顾伤心地落泪。妻子所在的超市鼠患不断,老板损失惨重。女老板的意思,叫妻子将抱走的猫抱回去,给多少钱都行。

我坚决不同意! 我说,这样,无异于让母亲卖儿卖女! 不行,坚决不行! 妻子为难了,她说,可是,她毕竟是我的老板啊。还是母亲咬咬牙应下了。

女老板的钱她一分也不要。母亲说,又不是外人,哪能收钱呢。更何况,我们还有小猫嘛,几天就养大了。女老板当时十分感激,对母亲说,我们一定好好地待你的儿媳。不久,妻离开了那家超市,原因不在妻这边。

母亲知道后非常生气。说,都是些啥子人啊,一点交情都不讲! 早晚得她这样,给一万块钱,也不把猫儿卖给她! 我一惊,母亲咋这么激动呢?

——小封的诗④——

青春的海洋(外三首)

□小封

我用崇敬的手掌
展开青春的海洋
我和鸟儿一道写下
我自己的名字
你放置在沙滩上的阳光
让我张开双臂呼吸

桃木种子

我宁愿退回到那桃木的种子
如一支冰棍回味混在一起
以孩子们磨损的爱情
像站在人家屋角上
让我感到小心翼翼
已成为城市一角
可让我怎能逃避

天空开始柔软

倾泻下来了

我看到的在眼前遇见
在这个世界上
春天的树林里
像一种熟悉的声响
只能在梦中
我的雨虹啊
黄金早已过去
青春在河边
天空开始柔软

一抹斜阳

不认识的河流旁
那一抹斜阳在你身边
所有的水
都奉献给太阳的黎明
它仅仅是一种痛苦
在历史的甲板上
永远不会说话

华西都市报

05

宽窄巷

宽窄胡同里,都市慢生活

浣花溪

封面

2019.11.9
星期六

主编 杨利 责编 仲伟 版式 吕燕 校对 廖焱焱



更多诗歌散文,扫码上封面新闻。



下载封面新闻APP
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封面